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管主办 工人日报社出版

2017

8月

13

中工网 http://www.workercn.cn

日 星期日

农历丁酉年 闰六月廿二

第 19437 期

(今日四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02 代号:1-5

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我同总统先生上个月在德国汉堡举行了很多好的会晤。我们作为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对中美关系发展十分重要。双方应该继续按照我和总统先生达成的共识,加强对话与沟通,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彼此关心的问题,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中方重视总统先生年内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工作团队要共同努力做好准备工作。

特朗普表示,很高兴汉堡会晤后再次同习近平主席通话。我同习主席就重大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两国加强各层级和各领域交往十分重要。当前,中美关系发展态势良好,我相信可以发展得更好。我期待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美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当前,有关方面要保持克制,避免加剧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言行。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坚持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大方向。中方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美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朝鲜半岛核问题妥善解决。

特朗普表示,充分理解中方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发挥的作用,美方愿同中方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沟通。

随着城市发展,人数曾高达40万的重庆“棒棒”,正在悄然转型

山城“棒棒军”的新生活

本报记者 黄仕强

重庆“棒棒军”闻名全国,鼎盛时期,这支队伍超过40万人,他们以棍棒、绳索为劳动工具,帮人搬运货物,靠负重劳动吃饭,为千家万户提供便利。然而,随着城市的建设和劳动方式的改进,曾经穿梭于山城大街小巷的“棒棒”,已经寥寥无几,那么,规模庞大的“棒棒军”去了哪里?

一根扁担,曾是全家人的生来源

酷暑时节,号称“火炉”的重庆,气温已接近40摄氏度,“老棒棒”宋成文和哥哥宋成国,却坐在清凉的空调房等电话,“老宋,在哪?看房子的。”“现在吗?你等等,我马上过来。”

今年58岁的宋成文,是重庆市合川区百岁村的村民,做过32年的“棒棒”。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庆人和货物最集中的地方就在渝中区的两路口、朝天门、大礼堂、菜园坝一带,宋成文进城后就在这些地方当“棒棒”。

宋成文告诉《工人日报》记者:“那个年代,农村进城主要的谋生手段就是‘棒棒’,吃力气饭。”

在“棒棒”中,“跑得快”老胡很多人都知道,本名胡永发的他是重庆垫江人,今年42岁。上世纪90年代末,原本在昆明做装修、油漆行当的胡永发,因为两个年幼的孩子,结束了打工生活,回到重庆拿起“扁担”。

自己要生活,又要赚钱养家,一家人生活

的重担全靠胡永发的这根“棒棒”担着,因此,每当有人需要“棒棒”的时候,较年轻的胡永发总是比所有人都跑得快。

随着城市发展,山城的“棒棒”业务越来越不好做,年轻胡永发一度每天只有几十元的收入,住宿条件也极差,他曾住过每晚2元钱的“棒棒房”,一堆人挤在一起,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私家车越来越多,商家送货上门服务越来越周到,就连很多单位的业务也被保安包办了,“棒棒”的生存压力与日俱增。

转型融入城市

“我们一起挑扁担的很多人都放下了‘棒棒’。”宋成文说。走街串巷的“棒棒”们,其实对城市的风土人情更加了解,也让他们得以在服务业转型。

2009年,已经有十多年没干过装修行业的胡永发决定重操旧业,“棒棒”行当只接电话业务,从这年开始,胡永发慢慢的召集了负责水电、刷墙、贴砖等领域的十几名工人,开始接各种家装、工装业务,收入也从这年开始提高。

现在,胡永发已经落户在了重庆主城,两个儿子也都参加了工作。事实上,与胡永发转型经历类似的“力哥”不在少数,比如,每逢春节期间,在重庆大渡口区总能看见一群悬挂彩灯的人,他们之中不少人都曾是“棒棒军”中的一员,由于接了多年的悬挂彩灯业务,手艺比较熟练,因此几人一合计,干脆弃掉“棒棒”,合伙开了一个公司,专接灯箱安装、悬挂彩灯等业务,从“力哥”转型成公司合伙人,当上了老板。

宋成文则做起了包租公。做“棒棒”久了,他在常年等活的地方混了个脸熟,也得到了很多人信任。老主顾对他十分信任,一些人换新房子后,就把原来的旧房子低价租给宋成文管理,而他又转手租给别人,赚差价。

“巅峰时期,我手里有30多套房子,每个月能净收2万多元租金。”宋成文称,观音桥有套180多平方米的房子,当时别人交给他的时候,约定每个月1600元,他一次性付了5年的租金。他说,“前几年,租出去的价格是3800元每月,合同到期后,我准备再涨个几百元。”

现在,宋成文手里还有近20套房,每月能有1.5万元左右的房租收入,他自己也在重庆主城买了两套房,融入了城市。“现在回农村时间长了还有点不习惯。”宋成文说。

“棒棒军”会不会消失?

烈日当空,60多岁的“老棒棒”罗国军和其他几个“棒棒”一起坐在大渡口区法院旁的树荫下闲聊等活,“我们这一辈的‘棒棒’都老了,很多年轻人时靠‘挑扁担’把女儿拉扯大后,又开始回去带孙子了,也有一些没有收入来源的人,只得继续当‘棒棒’。”罗国军说,他当“棒棒”已经30多年了,现在唯一的儿子在银行上班,收入虽说还过得去,但他又刚买了房和车,每个月收入只够还贷款,为了不给儿子添负担,他瞒着儿子又当起了“棒棒”。

说话期间,罗国军不时把揣在裤兜里的零钱掏出来又揣回去,时至下午6点,往来的行人开始增多,可罗国军口中念着,“今天生活费还是挣到了,回家买菜做饭了。”说完他便站起身来,将平放在地上的竹棒扛在肩上

与众人招呼了一声后,便弓着背离开了。

鼎盛时期,40万“棒棒军”中,既有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有经验丰富的老年人,但如今,城里偶然见到的“棒棒”,大多是五六十岁的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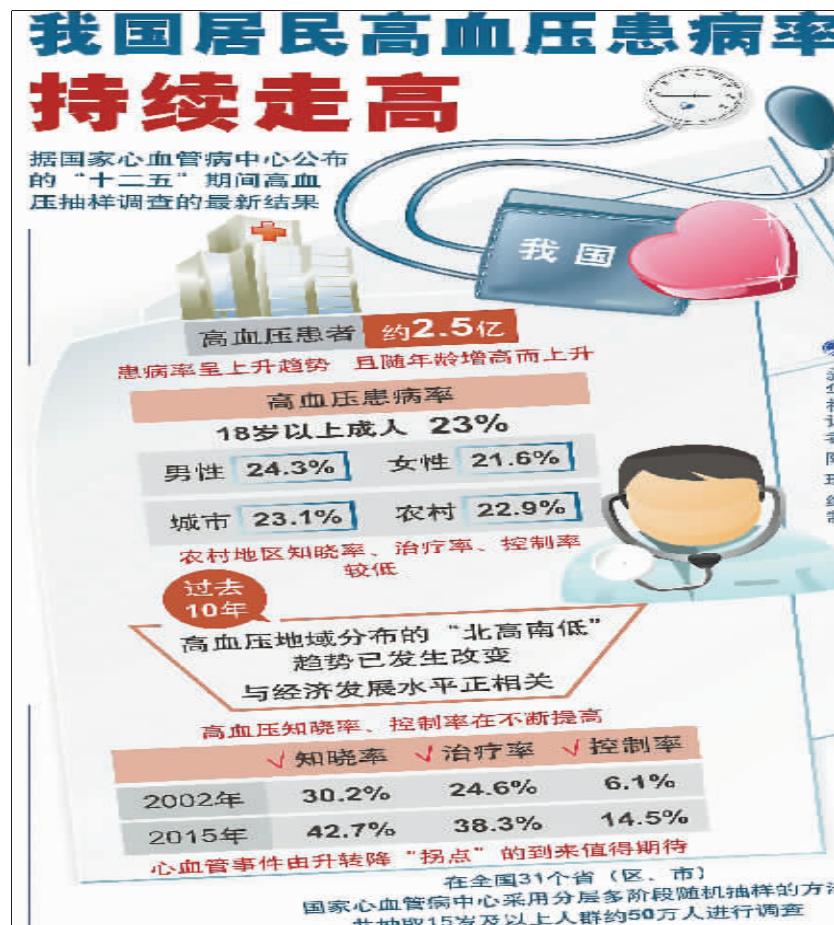
63岁的“棒棒”刘明财说,如今做“棒棒”已经挣不着钱了,今年干完他就回万州老家养老带孙子,“以前一起出来拿扁担的好多人都回老家养老去了,卖了一辈子力,也该歇一歇了。”

“其实,他们现在已经不能再被叫成‘棒棒’了,是‘搬运师傅’。”在朝天门做批发生意的王女士说,“传统的‘棒棒’已经很少了,他们更多是用拖车等工具,在仓库、商场等地方,货车一来,知道要下货了,就围上来。”

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的秦洁曾研究重庆“棒棒军”多年,在她看来,目前重庆“棒棒军”处于消失的过程。“只有离开的,很少人新加人,”秦洁说,“现在的年轻人宁愿去工厂打工,或者去当保安。”

不过,在宋成文等多位“老棒棒”看来,虽然从业者越来越少,但重庆还是需要“棒棒”的。“这里地形就是爬坡上坎,很多地方车子到不了,肯定还需要‘棒棒’肩挑背扛。”重庆社科院产业经济与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秀模也表示,现在是“棒棒”市场的萎缩期,但“棒棒军”不会消失,这些“搬运师傅”,其工作环境和生存状况,依然需要社会关注。

新闻广角



国务院陕西“8·10”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成立

本报北京8月12日电 (记者王冬梅)今天

上午,国务院陕西安康京昆高速“8·10”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正式成立。该调查组由国家安监总局牵头,公安部、监察部、交通运输部、全国总工会、陕西省政府负责人及有关地方、部门人员和专家组成,并邀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派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表示,要依法依规、严肃认真地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各项工作,认真负责、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使事故调查结论经得起法律、科学、历史的检验,给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一个负责任的交待,给全社会一个负责

责任的交待。

8月10日23时34分,陕西安康市境内发生一起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已造成36人死亡、13人受伤。

今天的会议还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深入做好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要进一步加大督查工作力度,要突出煤矿、非煤矿山、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和与人民群众生活出行密切相关的高层建筑、城市燃气、民航等领域及人员密集场所,加大对安全生产任务重、事故多发、灾害威胁严重的地区和企业单位的检查力度。

九寨沟7.0级地震烈度图发布

共造成4市州8个县受灾

县、迭部县。其中,最高烈度九度区涉及九寨沟县漳扎镇,面积139平方公里。

中国地震局现场工作队新闻发言人雷建威表示,虽然震级大,但重灾区除景区外,其他区域人口密度较低,加之当地景区及城镇建筑物多采用框架结构,乡村传统民居多采用穿斗木构,抗震性能较强,房屋倒塌和严重损毁比例很低,因而本次地震人员伤亡和建筑物损毁程度远低于青海玉树7.1级、四川芦山7.0级、云南鲁甸6.5级地震。

据悉,地震烈度反映的是地面及房屋等建筑物遭受地震影响破坏的程度。我国地震烈度分为12个等级,等级越高破坏越重,其中六度及以上建筑物将有破坏现象。

搜救不离不弃

8月12日,紧急救援队员在前往九寨沟景区熊猫海途中。

当日,由中国国际救援队和四川武警广元消防支队等组成的九寨沟地震紧急救援队又一次派出20余人,前往九寨沟景区熊猫海附近,继续寻找失联人员。

中国国家(国际)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领队乔贵成介绍,灾区滑坡十分严重,山上滚石不断,救援人员在里面往往要奔跑着躲避石块,但救援人员连日未坚持深入灾区搜寻失联人员。

新华社发(李技 摄)

本报记者 庞慧敏
本报实习生 莫昕楠

南宁市嘉园小区中,一条公共道路从小区中间笔直穿过。这条道路分别连接着两条市政道路,每到下班时间,形形色色的车辆在这条道路中穿流而过。近日,南宁市正式印发了《南宁市开展街区制小区规划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嘉园小区成为街区制试点小区之一。

城市空间需要开放共享

街区制是城市建设布局的一种形式,特点是在城市规划的道路边上建设房子,且不设围墙。据了解,南宁市非街区化现象明显,据有关人士介绍,“南宁市有统计数据的2300个建成小区中,5公顷以上小区数量只占12%,面积却占44%。”非街区化现象使南宁面临着城市交通网密度较低,居民车辆保有量的不断增长和城市道路有限的矛盾日益加剧。南宁市素有“电动车之城”的称号,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全市电动车达200万辆。而截至去年12月底,全市机动车保有量近193.9万辆。如今,每逢上下班高峰期,南宁市都出现拥堵情况。

打造开放、共享的城市空间环境

南宁用街区制治“城市病”

开放小区后是否会带来安全隐患、增加噪音污染等问题,市民较为关注

在采访中,市民朱云向记者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与朱云一样,嘉园小区的居民王女士也对街区制小区试点推广持保守态度,她认为,“小区内本身就有一条公共道路,现在再进行街区制小区试点,如果疏于管理,可能对现有居民的正常生活产生影响。”走访中,记者发现,街区制小区如何管理,是否会带来安全隐患、是否增加噪音等问题是大部分市民较为关注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街区制的形式在发达国家中较为常见,在国外早有先例。

南宁市郭女士曾在国外进修一年,一年里她所居住的住所都是街区制的形式,封闭式十分少见,对于曾在国外居住的小区,她介绍,国外街区制小区的特点是人车分流,虽

然车辆可以随意进出,但居民们日常聚会、玩耍的地方与马路还是有所区分的。

覃星虽未体验过国外街区制小区,但来南宁生活后,她也曾居住过“没有围栏”、“小区道路可通车”的街区制小区。当比较起两种居住方式时,她认为街区制小区没有想象中的差。“我住过的街区制小区的楼下多是商铺,生活也很方便,或许是因为城市生活的关系,街区制小区和现在的封闭式小区的噪音量几乎没有差别。”尽管覃星对街区制小区表示十分支持,但对于南宁正在推广的街区制小区,覃星也有所建议,她认为街区制小区在小区管理上可能相对复杂,做好街区制小区的管理必不可少。

“无论是什么样的小区,最重要的就是管

理,管理包括物业的管理和居民的自觉。”居住国外街区制小区的郭女士与覃星观点相似,她认为小区的形式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做到管理到位。

专家:街区制不只是为了缓堵

不过,部分业界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街区制试点表示支持,他们认为,街区制的形式将成为破解城市拥堵的一剂良药。一方面可以畅通城市公共道路,另一方面还有利于激活社区内的商业氛围,让街道变得更有趣味。

为了将街区制改造模式逐步推向南宁全市乃至全广西,南宁市出台的工作方案将街区制试点的建设工作分为近期、远期两个阶

段,近期工作时间段为2017年至2018年,主要内容包括技术标准构建、试点项目实施、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制定等,远期工作内容则包括多部门合作的联动工作机制建立、公共安全应对制度及社区公共资源管理制度建设等。

根据这份方案,南宁街区制小区拟试点项目将通过三种方式进行。一是对现有成熟小区进行微提升,二是对在建项目进行街区制控制,三是对即将建设的项目进行街区制设计控制。此外,在制定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对街区制小区进行支撑中,南宁市还将考虑出台改造小区的补偿机制等政策。针对市民关注的“安全”问题,也有相应的解决方案,比如将会提升社区管理系统,建设公共安全应对制度,重点改善社区管理,建设公共安全应对制度,重点改善街区巡防制度,增加安防基础设施投资,将智能化和互联网技术应用到街区制小区的安全保障工作中。

据悉,今年南宁市还将结合街区制小区规划建设理念,有计划、分步骤将具备改造条件的试点小区进行街区化提升与控制,实现“路网达标、机非交通分离、公共服务扩大、街区活力提升”目标,致力于打造居家养老服务、幼儿园、文化室、卫生服务站和体育场所“五个一工程”,把南宁市建设成“街区制”小区改造优秀试点城市。